

第七十八回 林正國掛印征西 馮子清獨佔鰲頭

且說沈謙到了花太師的府中，花太師見報，連忙出來迎接見禮，請至書房內，獻茶已畢。花榮玉見沈謙面上帶淚，二目通紅，花太師問道：“年兄眼中帶淚，是何緣故？”沈謙見問，不覺兩淚交流，纔欲開言，忽又忍住。花太師祇得喝退左右，附耳問道：“所為何事？請教年兄直言不隱。”沈謙見左右無人，方把林璋打死兒子之事，說了一遍。

花榮玉聽了大驚道：“這個畜生，好大膽子！把老師都不放在眼裏，老夫向日原要害他性命，看年兄分上，今日反害年兄後嗣。可恨！可恨！”

正在書房思想計策，要害林璋。祇見門官送來西涼邊報，二人看了大驚，原來定國公奉旨征西涼，誰知西涼用了空城計，將徐弘基圍困在鎖陽城裏，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堪堪被擒，定國公無奈上本求救。花榮玉叫道：“年兄，林璋必死也。”沈謙問道：“用何策能害這個畜生？”花榮玉道：“明早上朝，將徐弘基本章啟奏，天子必要差人征西，待老夫保奏林璋前去，必死於西城。”沈謙問道：“年兄保奏林璋征西，是何道理？”花榮玉道：“老年兄不知其故，那林璋乃是白面書生，那曉得領兵出師出入進退之事？胡人好不利害，叫他前去送命。代老年兄報令嗣之仇，有何不可？”沈謙大喜道：“多謝年兄費心。”

當日別過，一宿無話。次日早朝天子登殿，眾官朝賀已畢，祇見文華殿大學士花榮玉、武英殿大學士沈謙二人跪到金階奏道：“二臣昨接一報，定國公徐弘基征西，被胡人用空城計，困在鎖陽城裏，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專望我主速速救援。”天子聞言大驚道：“徐皇兄乃久戰之士，怎麼失機於胡人？二卿速保能員，前去救皇兄還朝。”

花榮玉道：“臣保一人可以掃蕩西域，御賜七省經略林璋，可以領兵前去，以平胡人，救得定國公徐弘基還朝。”天子道：“他乃文員，怎曉武事？”沈謙奏道：“林璋乃是文武全才，領兵前去定能奏凱而還矣。”天子道：“既二卿果真知他文武全才，即傳旨調回。”沈謙又道：“救兵如救火，定國公久困城中，若等傳旨召回，往返又多時日，乞即遣欽差，赴尋林璋駐紮之地，追回上方寶劍，叫他由該處速去征西，方能有濟。”

天子准奏，速速傳旨，點欽差前去，加林璋兩路征西大元帥，逢州過縣，揀選兵將糧草，俟凱旋回朝，另行加封顯職，上方寶劍繳回。天子傳旨已畢回宮。群臣皆散不題。

且言天使奉旨追趕林璋，非止一日，走到南京，林公在大堂審事，忽見上元縣報道：“聖旨到來！”林公吩咐，速擺香案接旨，聖旨已下，跪聽宣讀：

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哈喇西涼不守本分，大肆猖獗。朕前敕定國公前去討罪，反被該正設計致陷城中困縛，束手無策，幾乎被擒。在京朝臣，俱乏全才，難勝此任。朕素知汝林璋，文武兼優，將才夙備。今特授汝兩路征西大元帥，領兵前往，務須實心實力，相度機宜，奮勇攻擊，速行剿滅，生擒逆匪，早靖邊疆。爾須保護定國公回朝，協同襄讚。朕當格外加封爾爵。所有經過州縣地方，任汝裁派糧草，解往西涼，揀選精兵，隨身帶往，毋得俟延遲滯。欽哉謝恩。

林璋領旨，天使見禮，請出大印。上方寶劍，交與天使回朝去了。湯彪前來恭賀。林公對湯彪道：“此必是沈、花二賊在天子面前保奏，要害了我性命。”湯彪道：“君命臣怎敢違拗？這是盡忠報國，惟願吉人自有天相，且是天子洪福，馬到成功。”林公道：“我豈不知為國忠君，但我手下並無心腹大將，如之奈何？”湯彪道：“老伯放心，馬雲現在東華山，手下有強將八員，行至彼處地方。姪去招來輔助老伯，有何不可？”林公聽了大喜，遂傳令擇吉起兵，往東華山而來，不言。

且說馮旭同錢林二人趕到京中，尋下寓所，祇等場期。二人閉戶讀書，臨場雙雙入內，三場已畢，出來各各得意，二人這回來應會試，正是：

窗外日光容易過，席前花影坐間移。

不覺臘盡春回，早到新年，又見春回歲首，到二月初八日，馮、錢二人進場，三場已畢，主考慎選奇才，獻於天子，點了狀元，分定天地人三號。當駕官接得，將天號開了新狀元馮旭，乃是浙江省錢塘縣人氏；又看地字號榜眼，錢林也是浙江錢塘縣人氏，天子大喜。狀元榜眼俱出在此地，這也難得，再拆人字號探花朱珏，也是浙江錢塘縣人氏，天子龍顏大悅道：“越發奇了，一縣出了三個鼎甲。”向著花榮玉道：“卿處真好文風，一科而奪三鼎甲。”花榮玉尚不知取了何人？聞得本處一科而中三鼎甲，也覺光輝。乃奏道：“真乃陛下洪福齊天，可得棟梁輔助。”傳旨宣三鼎甲朝見，馮旭、錢林、朱珏三人，入班府伏金階候選。

天子傳旨，抬起頭來，天子一見三個少年書生大喜，寡人有福出此年少英才。向三人道：“可各將祖父籍貫奏來。”“小臣父名馮高，原任禮部尚書。”錢林道：“小臣父名錢銑，原任兩廣都堂。”朱珏道：“小臣父名朱輝，曾授翰林院大學士。”天子大喜道：“原來都是功臣之後，可喜！可喜！傳旨即赴瓊林宴，遊街三日，俟朕加封。”三人謝恩赴宴去了。天子袍袖一展，群臣各散。

且說花榮玉聽見三人奏出籍貫，大驚道：“原來三子俱是老夫殺子之仇人。向日家報上，朱輝代馮旭作媒，定了錢氏，我那不肖之子，定要這頭親事，致令錢林妹子殺死吾子。今日仇人相見，叫人怎不惱恨？若不報仇，枉為當朝元宰。”吩咐打轎往沈府而來，門官報與主人知道。沈謙出來迎接入內書房，見禮入坐，獻茶已畢。花榮玉道：“皇上今日見了三個鼎甲少年，龍心大悅。”沈謙道：“都是年兄同鄉，難得！難得！”花榮玉道：“這三個畜生，俱是小弟殺子仇人。”沈謙問起原由，花榮玉說了一遍。沈謙道：“如何纔除得此患，代年兄報殺子之仇？”花榮玉道：“怎奈此三人乃天子得意門生，此時恐無除他之法。”沈謙道：“前日多蒙年兄代弟謀報小兒之仇，將那林璋送命到西涼去了，如今弟有一法害這三個畜生的性命。”花榮玉聽了問道：“年兄有何妙計？請道其詳。”

也不知沈謙說出甚麼妙計來？可能害得馮旭、錢林、朱珏三人性命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